

世界文学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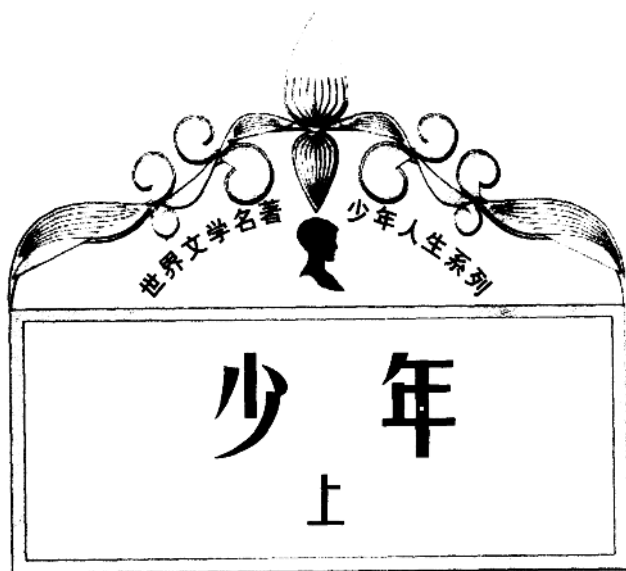
少年人生系列

# 少年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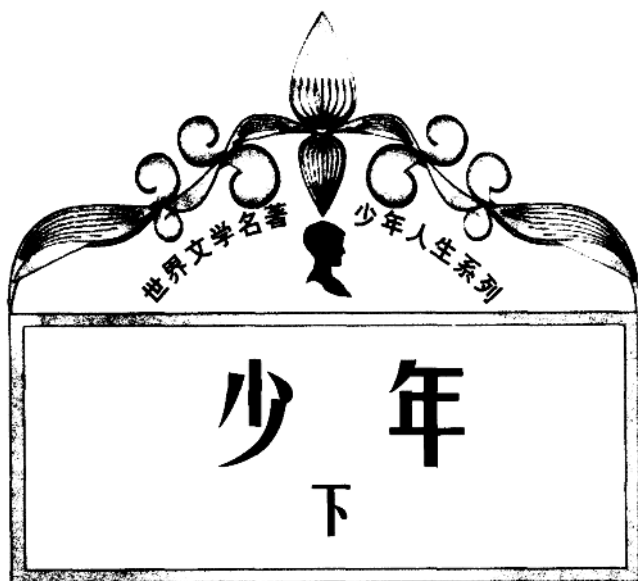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海天出版社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张沈愚 译

海天出版社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张沈愚 译

海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张沈愚译.-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2.1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人生系列)

ISBN 7-80654-582-4

I.少... II.①陀...②张...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808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丁放鸣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齐琪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2720730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9.75

字数:490 千 印数:1-5000 册

定价:32.00(上、下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小说《少年》

### (代译序)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

陀氏的一生坎坷不平,他出生于莫斯科玛丽亚贫民医院的医生家庭,属于中小贵族阶层。1838--1843年间,陀氏就读于培养军官的彼得堡中央工程学校,但他自幼爱好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西欧的文学名著。工程学校毕业后的第二年,他放弃了在制图局的职位,成为一个职业作家。1846年,他的处女作《穷人》轰动了俄国文坛。这部中篇小说描绘了一个穷困的小官吏和走投无路的孤女的遭遇,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广大读者。1849年3月,陀氏因参加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12月被判死刑,旋即改判徒刑。他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服苦役4年,随后又被流放于哈萨克的谢米巴拉金斯克4年,1859年2月才获准返回彼得堡。苦役和流放使他深切感受到沙俄狱吏的残暴,了解到民众的性格及其阴暗悲惨的生活,也受到民间东正教信仰的感染,逐渐形成了“土壤派”观点,认为贵族知识分子应当回到民众的基督教精神上来。

陀氏重返彼得堡后,以惊人的毅力重新投入文学活动。先后发表了《死屋手记》(1861)、《被侮辱和被损害的》(1861)、《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白痴》(1868—1869)、《群魔》(1871—1872)、《作家日记》等作品。在他生命

的最后三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及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绘。当时有个女画家在读到这部名著时说,陀氏是“现实主义者,精细的研究者,心理学家,理想主义者和哲学家”。陀氏兴奋地说,还没有人如此深刻地领会过他的作品。1881年1月,这位伟大作家与世长辞。

陀氏以擅长描写人的灵魂深度而闻名于世界文坛。他的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今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中就包括陀氏的名著《罪与罚》。笔者的学友张沈愚先生新近精心翻译的这部《少年》,是陀氏作品中很值得阅读、思考的一本书。长篇小说《少年》连载于1875年的《祖国纪事》杂志上,1876年出了单行本。最早的国外译本是1886年在德国出版的德文本。德国小说家黑塞(1877—1962)、奥地利现代派作家卡夫卡(1883—1924)尤其重视这部作品。在我国,由耿济之先生翻译的《少年》中文本于1948年出版。

陀氏早就想写一部关于俄罗斯现在的儿童、现在的父亲及其相互关系的小说。应《祖国纪事》之邀写小说时,正打算要写他的《父与子》,但还没有准备好,只写成了《少年》。作者“选择的是一个无辜的灵魂”,但它已被堕落的想法所污染;少年因为自己的卑微姓氏和“偶然性”而心生怨恨,在他那还纯洁的心灵里欣赏着自己羞耻而狂暴的幻想。这是“偶合的”家庭的“偶合的”成员。作者设置了一个19岁少年的视角,以他那涉世不深、尚为纯洁的眼光审视特定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再现了俄罗斯的古老贵族家庭变成一个个“偶合”家庭,步入无序和混乱的状态。

“偶合的”家庭是陀氏对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贵族家庭的哲理性概括。俄罗斯自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进入从封建农奴制到封建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期。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过去拥有许多特权的贵族地主家庭开始瓦解。19岁的《少年》主人公阿尔卡狄出生在农奴制改革前,而生长在

1852.3/107

改革后的社会转型期。他是贵族地主魏西洛夫的私生子，却姓杜果鲁基，因为在法律上他的父亲是魏西洛夫庄园中的园丁马卡尔·杜果鲁基。魏西洛夫年轻时丧偶，前妻留有一子一女，他把他们寄托给亲戚家抚养；他在一生中挥霍掉三所田庄。他看上了自己的园丁马卡尔·杜果鲁基的妻子索菲娅，同她生了阿尔卡狄，但对他放任不管，19年中彼此只见过一次面。阿尔卡狄在莫斯科读中学时，因为是私生子，遭到同学们的蔑视，因而产生怨恨。阿尔卡狄自幼有一种爱好幻想的性格，中学快毕业时，他并不想进大学，而是准备“躲进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乌龟壳里，同社会上的一切脱离关系。陀氏把具有这类思想倾向的人概括为“地下室的人”，并且认为这是当时俄罗斯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陀氏在为《少年》草拟的序言提纲中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我引为自豪的是，我首先描写了属于俄罗斯大多数的真正的人，首先揭示了他畸形和悲剧性的方面……只有我一个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这位“地下室”少年在中学毕业后由其生父安排到彼得堡当一个老公爵的秘书，被裹进当代生活的漩涡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身边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使他震惊和内省。阿尔卡狄回顾和分析这段生活，这样就构成了由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的自白体小说《少年》。

小说情节的细致交代和少年主人公的沉思、自白交织在一起。少年在笔记中宣称他的思想就是成为大富翁洛希尔，相信靠顽强、勤俭和不间断的努力必定能达到此目的。他在中学读书时厉行节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竟积攒了70卢布生活费，还玩了点股票，使自己的资本增到100卢布。但他的追求并非财富本身，而是拥有巨富和威力的那种感觉和意识。他认为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人们，让社会去平分，以证实自己有拒绝财富的毅力。他想证明自己虽然是平凡人，却能超越伽利略、拿破仑，或普希金、莎士比亚等等天才。

在小说第二部叙述的三天中,阿尔卡狄被贵族生活的旋风吹得晕头转向。他的“洛希尔思想”不堪一击,他对美的景仰、对生父的崇敬也在动摇。生活深不可测,这或许是少年得出的一个教训。一天深夜,他在赌场被窃,却被人反诬为贼,并遭到朋友的遗弃。当他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徘徊,想到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身上贼的烙印时,不由得恶念丛生。少年的激情、自尊心和正义感,都被过去和现在的屈辱生活所毒害,他走到一座木材仓库,竟然爬到墙上准备放火,差点滑入犯罪的深渊。

4 小说第三部从少年第一次见到马卡尔写起。少年还在母亲那里疗养时,看到楼下房间里坐着一个须发灰白的老人:在他身上,有一种“孩子气的、极其动人的东西”。他对少年怀念起广袤的荒漠,认为金钱欲望、贪色、自命不凡和嫉妒,会使人们忘记伟大的事业;而在荒漠中,人更坚定地向往伟大的功绩,像基督教所教导的那样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大家,让世界充满爱。马卡尔的话语反映着陀氏对俄罗斯民间宗教、伦理观念的理解以及他的宗教乌托邦理想。少年很喜欢听马卡尔所说的一切,产生了离开周围不端庄的人们的愿望。在宽恕、仁爱的马卡尔身上,寄托着作者重建道德秩序的希望。

《少年》还告诉我们:孤独的青春期的确是令人担心的,特别是在一个道德沦丧、金钱万能、社会混乱的时代。应当爱惜和尊重少年们的感情,特别是他们的自尊心和正义感;少年应当警惕周围生活中的诱惑,以免走入歧途。

彭克巽

2001年7月于北京大学



# 目 录

## 第一 部

|       |               |        |
|-------|---------------|--------|
| 第 一 章 | 屈辱的姓氏 .....   | ( 3 )  |
| 第 二 章 | 陪伴老公爵 .....   | ( 21 ) |
| 第 三 章 | 初出茅庐 .....    | ( 43 ) |
| 第 四 章 | 神秘信件 .....    | ( 64 ) |
| 第 五 章 | 我想成为洛希尔 ..... | ( 82 ) |
| 第 六 章 | 父子交锋 .....    | (104)  |
| 第 七 章 | 两个父亲 .....    | (130)  |
| 第 八 章 | 愤怒的女房客 .....  | (145)  |
| 第 九 章 | 自杀事件 .....    | (169)  |
| 第 十 章 | 谢廖沙公爵 .....   | (193)  |

## 第 二 部

|      |                    |       |
|------|--------------------|-------|
| 第十一章 | “你为什么会这样爱我?” ..... | (215) |
| 第十二章 | 向谢廖沙公爵借债 .....     | (233) |
| 第十三章 | 斯捷贝尔科夫的算计 .....    | (250) |

|      |                  |       |
|------|------------------|-------|
| 第十四章 | 赴 约 .....        | (268) |
| 第十五章 | “妈妈,我不再赌了” ..... | (282) |
| 第十六章 | 赢钱还债 .....       | (303) |
| 第十七章 | 公爵和丽扎的秘密 .....   | (318) |
| 第十八章 | 他们说我是贼 .....     | (338) |
| 第十九章 | 灾难之夜的童年回忆 .....  | (360) |

## 第三部

|       |                     |       |
|-------|---------------------|-------|
| 第二十章  | 妈妈的法定丈夫来了 .....     | (381) |
| 第二十一章 | 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身边 ..... | (396) |
| 第二十二章 | 商人的故事 .....         | (416) |
| 第二十三章 | 探 监 .....           | (437) |
| 第二十四章 | 阴 谋 .....           | (460) |
| 第二十五章 | 恶棍兰贝特 .....         | (484) |
| 第二十六章 | 父亲吻了妈妈的肖像 .....     | (503) |
| 第二十七章 | 父亲眼中的两个女人 .....     | (519) |
| 第二十八章 | 致命的绳索 .....         | (528) |
| 第二十九章 | 双重人格 .....          | (549) |
| 第三十章  | 孤注一掷 .....          | (571) |
| 第三十一章 | 他想打死她 .....         | (592) |
| 第三十二章 | 尾 声 .....           | (610) |

## 第三部



## 第二十章 妈妈的法定丈夫来了

现在——完全是谈别人的事

我总是扬言：“谈别人，谈别人。”可我自己还是依旧匆匆忙忙地写我自己。其实我已经宣布一千遍了，我根本不想描写我自己，并且是坚决不想，从开始写笔记的时候起就这样：因为我完全明白，读者根本不需要我。我正在描写和想要描写的是别人，而不是我自己，如果说我自己总是时不时出现在眼前，那么，这——仅仅是个可悲的错误，因为无论如何无法绕过，尽管我非常想绕过。我最恼火的是，我在如此热情地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同时，竟授人以口实，以为我现在还和当年一个样。不过，读者可还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哦，如果能改变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有多好！”如果我现在没有彻底改变，没有成为完全的另一种人，那么，我也就不能发出这样的感叹了。这是很明显的；要是有人能够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这些致歉、前言之类的套话就好了，我是迫不得已才一点一点地把这些东西塞进我所写的笔记的中心部分里！

言归正传。

在九天的不省人事之后，我终于神智清醒了，又活了过来，但并没痊愈；不过我的复活显得有点愚蠢，当然是就该词的广义而言，假如这事发生于现在，也许情况就不同了。思想，即感情仍然在于（像从前千百次一样）要彻底远离他们，但一定要走开，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千百次地给自己提出任务，却始终不去

执行。虽然我被所有的人欺负过,但我不想报复任何人,我说话算数。我打定主意,不被厌恶、被诅咒地走开。我想靠自己的力量,不依赖他们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过真正、独立的生活;而我决不容忍世上的一切坏事!我把自己当年的幻想记录下来,不是作为一种思想,而是作为当时的一种令人倾倒的感觉。在我卧床的时候,我还不想给这种感觉下个定义。一个病人,有气无力,躺在人们为我腾出来的魏西洛夫的房间里,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太虚弱无力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像一棵干草,不像一个人,不仅仅是由于病,——我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于是,一种反抗情绪,从我的内心深处猛烈地升腾起来,一种无与伦比的傲慢和逆反情绪激动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记得在我整个的一生中,何时曾有过像现在这样傲慢不羁的感觉,我现在正处在康复的初期,即像一棵干草辗转反侧在病榻上。

但我暂时缄默不语,甚至决意什么也不考虑!我一直观察他们的脸色,尽量从他们的脸上猜出我要知道的一切。看得出来,他们既不想打听,也不觉得好奇,跟我说话也总是言不及义。我很喜欢这样,但同时我又很伤心;我不想解释这种矛盾的心态。我很少见到丽扎,不像妈妈,尽管她每天来看我两次。从她们谈话的只言片语里,从她们的神色上,我断定丽扎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她甚至为自己的事常不在家:一想到可能是“自己的事”,我仿佛就感到很恼火;不过这一切,只是些病态的、纯生理上的感觉,不值得加以描述。塔姬雅娜·巴甫洛夫娜也几乎每天都来看我,虽然对我一点也不温存,但至少没有像过去那样骂我,这倒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所以我顺口说了一句:“您哪,塔姬雅娜·巴甫洛夫娜,不骂人的时候真没意思。”“喏,那我不来看你了。”她转身就走了。我倒挺高兴,好歹撵出去一个。

妈妈为我吃了不少苦,而我还生她的气。我的饭量大增,所以常常叫嚷饭开晚了(其实从来不晚)。妈妈不知怎样才能使我满意。有一次她给我送汤,像往常一样亲自喂我,可我还

是边喝汤、边埋怨。我忽然感到很懊恼，于是嘟囔说：“也许我爱的只有她一个人，可我又常常折磨她。”可是我的怒气未消，并因为恼怒而突然哭起来，而可怜的妈妈却以为我因感动而哭泣，于是俯下身子来吻我。我竭力克制自己，无奈地忍受着，其实这一瞬间我恨她。但我从来都是爱妈妈的，当时也爱她，根本就没恨过她。可是往往有这种情况：你越是爱一个人，你越是要首先欺负他。

在开头那几天，我只恨医生一个人。这位医生是个年轻人，态度傲慢，说话尖刻，甚至很不礼貌。好像他们这些搞科学的人就在昨天突然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昨天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有；而“平庸之辈”和“世俗阶层”往往总是这样。我忍耐了很久，但终于忍不住了，突然发作了，我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对他说，他是在瞎耽误工夫，没有他我的病也会好，他做出一副务实的样子，其实是满脑子的偏见，他不明白，医学从来没有治愈过任何病人；最后，他极可能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正如现今社会上的一些手艺人 and 行家里手，他们近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医生很生气（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是怎样的人），但他还继续来看病。我终于对魏西洛夫说，如果医生仍然上门来，那么，我会说出令他十分难堪的话。魏西洛夫只是说，把话说到两分难堪就已经太过分了，何况还要十分！他注意到了这点，我很高兴。

但是，他这个人啊！我指的是魏西洛夫。他，只有他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有什么办法：当时我只对他一个人没发过脾气。不仅仅是他对我的举止态度博得了我的好感。我想，我们当时都互相感觉到了，我们应该彼此多做解释……因此最好是永远不作解释。当你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偶然碰上一个聪明人，定会令人非常高兴！我在我的故事的第二部里仓猝间曾经说过，他很简短、明确地向我转达了被捕公爵写给我的那封信，笨希科夫的情况，他如何为我说好话，等等，等等。因为我决意沉默，所以就干巴巴地向他提出两三个简短的问题；他回

答得明白、准确，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更好的是不带丝毫感情色彩。我当时害怕的就是多余的感情。

关于兰贝特，我绝口不提，但是读者当然会猜到，我很想念他。在梦中，我有好几次说到兰贝特的名字；但梦醒来后，我环顾左右，很快便意识到，关于兰贝特还是个秘密，他们都一无所知，包括魏西洛夫在内。这时我高兴起来，我的担心没有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错了，令我惊讶的是：在我患病期间他来过好几次，只是魏西洛夫没跟我提到过他，所以我还以为，对于兰贝特来说，我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如此，我常常想念他；而且想念他的时候，不仅毫不嫌弃，不仅怀着好奇心，甚至还怀着同情心，仿佛从他身上我预感到某种新的东西和出路，而这与我心中产生的新感觉和新计划正相吻合。总之一句话，当我拿定主意开始思想的时候，我要首先全面考虑兰贝特，我要插叙一件怪事：我完全忘记了他的住处，以及这一切当时是在哪条街上发生的。那间屋子，阿尔芳西奈，小狗、走廊——我全都记住了；就是现在我都能画出来；但这一切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在哪一条街上，在哪一幢房子里——我全忘了。说来也怪，早在我完全恢复知觉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就开始惦记兰贝特了。

总之，我复元后最初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提到的只是一些极表面的东西，很可能，重要的事还没有提到。实际上，那些重要的事也许在我心中当时就明确了，定型了；要知道，我也并非总是仅仅因为一口清汤没有送到就发牢骚和生气。哦，我记得，我当时是多么忧闷啊，有时简直就是愁绪如麻，特别是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故意似的，他们不久就明白了，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苦恼，他们的同情倒激起了我的愤怒，于是他们便让我一个人留在屋里，越来越疏远我：他们的悟性真是太灵敏了。



恢复知觉后的第四天下午两点多钟，我躺在床上，没有人陪伴我。这一天天气晴朗，我知道，在三点多钟，即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有一抹红色的、斜阳的光辉径直照射到我的墙角，耀眼的光点把这个地方照得通亮。前些日子我就知道这个情况，这缕光一个小时后准会出现，主要是我的预见就像二二得四一样那么准，因此弄得我很是恼火。我焦急不安地翻了个身，忽然在深沉的静寂中，清清楚楚听到这么一句话：“主啊，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饶了我们吧。”轻声细语，随后便是一声深沉的叹息，然后又是一片静寂。我急忙抬起头来。

早些时候，也就是昨天，甚至是从前天起，我就开始注意到，在我们楼下那三间屋子里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在大厅那边的那间小屋子里，即从前妈妈和丽扎住的房间，现在显然住着另一个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些声音，白天和夜里都听到过，只是时间很短，转瞬之间立刻又是静悄悄的，持续几个小时，所以我也没大在意。在前一天我想起来了，魏西洛夫就在那边，可是随后不大工夫，他走进来看我，从他们的谈话里我早就知道，魏西洛夫在我生病期间搬到另一个住宅去过夜了。至于妈妈和丽扎，我早就知道她们俩（我想是为了我的安静）搬到楼上我过去住的“棺材”里去了，有一次我甚至暗自思量：“她们俩在那里怎么能住得下呀！”现在却忽然发现，原来在她们的房间里住着一个，而这个人根本不是魏西洛夫。没想到我轻松地（我一直以为我相当虚弱）垂下两脚下床了，我穿上便鞋，披上放在身边的一件灰色羊皮长衫（是魏西洛夫送给我的），于是穿过客厅，走进妈妈从前的卧室。我在那里看到的事，一下子把我弄糊涂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会看到这样一个人，不觉像被栽到门槛上一动不动了。

那里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留着一把雪白的大胡子，